



流光飞舞

西风不止 壮心不已

——环保话剧《西风烈》侧记



◆本报记者张春燕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

在环保话剧《西风烈》中,有幸管中窥豹,观照时代的一个缩影。在生态文明成为国策、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一个与恶劣环境殊死抗争的人物故事,统统浓缩在一部感人至深的话剧之中。

剧场的灯渐渐熄灭,额济纳茫茫沙漠戈壁由远及近。茫茫黄沙,伴随着亿万年来烈烈的风暴将能够吹走的尘土悉数掠去,只留下黑色砾石伴着粗糙的流沙。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城市黑城。

“沙漠啊沙漠,你这个老东西!我要和你抗争到底!”一个悲壮的声音在舞台上陡然亮起,犹如夜空中的一道闪电,让茫茫沙漠也噤若寒蝉了。

大幕拉开,主人公道尔吉走上舞台。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花甲之年,怀着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梦”,毅然决然拖着病体,自愿提前两年退休,自费到内蒙古沙尘暴风源地——荒无人烟的黑城治沙造林。

黑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25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遗址,建于公元9世纪的西夏政权时期。公元1372年,黑城被明朝大将冯胜攻破后便遭废弃。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元代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近年来,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沙下。曾经辉煌的丝绸之路也如楼兰一般,香消玉殒。《西风烈》的主人公道尔吉,其原

型是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优秀共产党员苏和。他提前退休,和夫人德力格来到黑城,治沙造林。面对风沙肆虐的恶劣自然环境,夫妇俩矢志不渝地与风沙作斗争,战胜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各种挑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与磨难。经过十多年的坚守,他们成功抢救天然梭梭林3500多亩,人工种植梭梭9万多棵,累计建成长3公里、宽500米的绿色屏障。

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北京、内蒙古等地政府的共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家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最终,坚守造就了脚下的绿水青山,不仅改善了额济纳旗的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阿拉善盟乃至北京的生态环境。

《西风烈》是6月5日环境日晚演出的,近千名首都观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享受了这场极具艺术震撼力的戏剧盛宴。这也是以“践行绿色发展、为美丽北京加油”为主题的2016第三届北京环境文化周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演出结束后,观众难掩激动的心情,全场响起如潮水般的掌声。大家普遍认为,这部环保话剧的主要角色人物表演真实,全剧没有生硬的说教,剧情生动,对白接地气,十分切合观众的心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是目前国内优秀的正能量原创剧作。

谢幕时,大连话剧团团长刘连向观众呼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自觉行动起来,认真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绿色发展、为美丽中国贡献我们的所有力量。”

新闻速递

大型纪录片《森林卫士》央视开播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大型纪录片《森林卫士》作为央视特别节目,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见证》栏目播出。

《森林卫士》是国内首部以森林警察保护野生动物为创作题材和阐述对象的大型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云南省森林公安局、云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云南著名导演彭浦担任总编导。

《森林卫士》除了全景式地展示云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外,更多的将关注焦点放在保护生态的人物身上。他们有的是从事森林公安30多年的民警,有的是从祖祖辈辈以打猎为生的猎人转变为“环保卫士”的护林员,有的是与森林共生共荣的少数民族。正是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一点一滴的默默付出,才使云南成为人人都向往的香格里拉。

山水实景秀亮相威海

本报记者吕望舒威海报道 360度大型山水实景演艺秀《华夏传奇》,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华夏文化城上演。

华夏文化城地处威海龙山,位于里口山南端,曾经绿树繁茂,后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成为采矿区。2003年,华夏文旅集团承担了修复龙山的工作。十多年后,一座建在矿坑废墟上的中国环保生态城悄然崛起。

龙山之畔,30余处湖泊星罗棋布,20多处景观顺势绵延,山上建起形态各异的建筑。古建筑集南北之精华,新场馆融现代之科技。青山、碧水、蓝天、白云是华夏城辽阔深远的背景;建筑、文化、民俗、演艺

是华夏城引人入胜的元素。

《华夏传奇》秀近日开始公演。华夏文旅集团因地制宜,根据原采石场及周边环境的具体情况,将360度旋转、可前后运行的移动式看台观众席设在了大型采石场上,将周边山体修复、打造成自然山水实景舞台,并首创七幕室外360度大型山水实景演艺。

表演内容包括大禹治水、轩辕蚩尤、伏羲女娲等多个具有鲜明华夏特色的经典故事,再现华夏文明传承的灵魄。在传承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让观众感受到自然实景演出的魅力,直观感受到龙山修复带来的改变。

梁衡的小院

◆李青松

我与梁衡先生接触较多,一直关注他寻找人文古树这件事,甚至,于某时某地也参与和见证了先生寻找古树的过程。比如,我们一起去过山西碛口、内蒙古乌梁素海、四川剑阁、陕西府谷、海南呀诺达等等,应该算是为数不多能讲出梁衡故事的人。

说说那个小院吧。某年,正是黄杏熟透的季节,“风一吹,黄杏满地滚。”屋里的梁衡正在写作,写500字就走出屋,走到杏树下,捏下一颗黄杏,放进嘴里,满口便是美美的感觉了。用梁衡自己的话说:“甜,软,绵,没有一点酸味。”吃过黄杏,回屋,再接着写,写够500字复出,复捏下一颗黄杏,复吃,复接着写。写着写着,月亮已经悄悄爬上树梢了。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写作状态了。

那是5年前梁衡随手扔下的一枚杏核,如今已经长成一房高的树了。我有幸品尝过那棵树上的黄杏,的确好吃。梁衡说:“要吃水果,就要等它在树上熟透了,将落未落之时。急了不行,迟了也不行。”

梁衡深居燕山脚下的一所小院子里。

我去看过几次,那小院里除了菜蔬,就是树,粗略估计应该不下百种吧。小院里至少3棵树跟我有关呢,一棵是核桃,一棵是柿子,一棵是丝绵木。核桃和柿子疯长。我和一位叫刘宝刚的朋友去栽的时候,那苗就是多年生的大苗了。不消几年,核桃和柿子就硕果满枝。丝绵木可是稀罕物,因为全中国也不多见。

某年,梁衡先生出席我的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时间》研讨会(研讨会于呼和浩特召开)。早晨,我们在下榻宾馆的院子里散步,意外发现一棵很奇特的树,枝叶秀丽,红果密集。熟透的果子散落在树下的土壤里,发芽的种

子长出无数的小苗苗。我见后并未在意,可梁衡先生却动了心思。散会后,梁衡从宾馆房间拿来水果刀,经园丁同意,在树下剜了一棵小苗,连同个拳头大的原生土球装进了一个塑料袋里,如获至宝般带回了北京。那宝贝就叫丝绵木。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它不可能活。苗还没有筷子高,长得那么弱,怎么可能活呢?梁衡有经验,他说:“从南往北移树很难活,现在是从呼和浩特移到北京,从北往南,准活。”梁衡信心满满。不过,说归说,我当时对梁衡的话心里也还是打了个问号。上飞机时,连机组人员都很为难,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合适。

可是,它居然奇迹般地活了。现在已经长到一房半高,秋天,红果悬挂枝头时间之长甚至可以等来第一场雪,甚美。据说,丝绵木对二氧化硫和氯气等有害气体抗性较强。木材白色细致,是雕刻等细木工活的上好材料。

难怪一提起这棵树,梁衡的嘴就合不拢,快乐和幸福就在脸上荡漾开来。

梁衡是我熟悉的作家中唯一掌握苗木嫁接技术的人。他可以把一种树做砧木,把另一种树的枝条嫁接上去,创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新树。那些新树叫什么名字?别问我,我也说不清楚。

也许是对树木学有过深入的研究,梁衡识别的树木种类之多也令专业人士汗颜。有一次,我带一位专家到他的小院为几棵松树防治虫害,小憩时聊起了松树的松针差别。我虽然在林业部门工作,对松树的识别,也只知道松树是针叶树,至于油松、白皮松、红松、华山松的一束松针到底有几枚针,还真是从来没有留意过。梁衡说:“油松一束两针,白皮松一束三针,红松和华山松一束五针。”我们好奇地在院里采集

了一些松针,一一辨识,结果梁衡先生说的准确无误。我想,这该是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吧。

也许,读懂了树,也就读懂了人。在那个小院里,梁衡先生每天劳作不止,思考不歇,其乐陶陶。某年秋天,小院里南瓜、玉米、豆角丰收,我特意从城里赶来,参加了一次农忙活动,甚有趣。现在,我家洗碗用的丝瓜瓢子还是那小院里的产物。

当然,那小院的产物不仅有瓜果、蔬菜,更有《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带伤的重阳木》《铁锅槐》《燕山有棵沧桑树》《霸王岭上听猿啼》等关于树的名篇佳作。

去年冬天,小院里奇冷。实在难捱了,梁衡从网上购得一个明火壁炉,每天炉膛里吐着旺旺的火苗。读书写作是他的生活常态。一个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著名作家,生活却是如此简单、简单,再简单。

某日,我在微信上看到了那张旺旺炉火旁的小桌上,摆着先生的晚餐照片,便写了一首小诗凑趣:一双箸,一碗粥,一屉白馍,三两根红薯。烧豆角,咸菜条,核桃仁四五七八粒。莫道粗粮糙饭,大块文章字行间。

在燕山脚下那个寻常的小院里,梁衡先生把自己压缩到最简朴的条件中,不要半点奢华,拒绝喧嚣和浮躁。可谓居于一隅,心忧天下。就是从这个小院出发,他走向大地,走向自然,走向古树,与星空、森林和河流对话。累了,就回到他的小院,只要摸摸那些他亲手栽的树,那些日日与他为伴的伙计们,他就神清气爽,眼睛发亮。

利奥波德说:“我们不断地回到原点,才能找到那永恒的价值呢。”

也许,这个满目翠绿的小院就是梁衡的原点。而原点就是起点呀!

湿地中的渴望

◆王童



成年累月在都市生活,来到这风光怡人的林间空地,感到地阔天长。不知不觉中贴近了生活,摸到了粗犷的大自然脉搏,并且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情感,这情感是在四面环壁的居室里所无法体会到的。

虽然在城市公园里,你住住也能看见类似眼前的这些景物:树木、草地,甚至还多出一泓碧波荡漾的春水,但那人工雕琢的痕迹却显而易见。尽管你坐在舒适的条木椅子上竭尽全力去想像,也难以勾画出一幅奇秀迭出、不落窠臼的图画,就像我的画家朋友的习作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分别而又重逢时,他的视野已开阔到了这里,并且在这个星期天,把我也拽来了,尽情地画着,好似整个画板和画布都容纳不下他的创作激情了。

如果你的阅历丰富,并且对绘画也颇感兴趣,从眼前的景物一定会联想到18世纪的英国乡村和19世纪的法国古典风景画,同时也能体会出欧阳修笔下的“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的意境。这时,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都要到乡村和旷野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和激情了。

坐在一棵向下飘落树叶的小叶杨下,我自恃对生存有了新的悟解,这是脱离都市生活而涌现出的一种平静而又深刻的醒悟;自然是多么美好啊。它胜过一切矫揉造作的虚饰,正因为这样,它的生命也才是永恒的。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离开林间空

地,在树木的间隙里缓步穿行,许多遗忘的过去逐渐都追了回来:童年、少年,小学课堂上的第一节课……

婆婆的树影已清晰地幻化成大写的字母。尺树寸泓间,蛙声与蝉声间或传来,气息是湿润而甘甜的。心型和卵型的树叶,飘落在地,有的嵌在水边的泥土中,任蜻蜓蝴蝶在上落脚。这似乎成了一个幽静的去处,引人思绪浮想,沉吟章句脱口而出。

哦,泥土的气息,你让人们在你身边多停留一些时候吧。遗憾的是,这样的自然风光,正在一点一点地缩小着它的地盘。一座座高楼和工厂由于缺乏规划,正在向自然带扩张,一片片威蕤的针叶和阔叶林带已面临毁灭,许多明亮的天空因此而烟光凝暮,百花争艳、催春促绿的美景更是少见。雾霾霾三差五地光临到我们头顶,蓝天白云这自然浮现的景象已成奢侈的追求,花仍在开着,但似已失去了鲜艳的色彩。湖光山色里,人们的游兴也是阴郁的,气候不好,人的心情也打了折扣。

难道不应当唤起民众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洁净空间吗?我在一股怅然若失的情绪里看着树梢上跳动的白云,失神地任凭微风吹拂着我的脸颊。这一刻是清清爽爽的,目力所及也是深邃和飘动的。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寻找着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状态,山河相融、湖海相拥,飞鸟鱼虫相合、人畜相生。

■作家简介

王童,现为《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助理兼文学编辑,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北京东城区作协副秘书长。发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百万字。